

张富文 著

万家灯火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万家灯火

张富文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家灯火 / 张富文著 .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1998.12

(紫荆文丛 / 黄金河主编)

ISBN 7 - 5059 - 3269 - 1

I . 万… II . 张… III .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9503 号

书名	紫荆文丛(1—11册)
主编	黄金河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任杰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刷	广东台山市华宁彩印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188 千字
印张	7.5
插页	2 页
版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5059 - 3269 - 1 / I · 2477
定价	139.00 元(本册 12.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半张花被	(1)
大口佛食狗记	(4)
龙虎豹与蚊虫虱	(13)
十君子赴婚宴	(24)
老君子入城	(33)
债主临门	(44)
赛神仙与肥婆菱	(59)
荒洞寻宝	(68)
画家的颜色	(66)
名望	(70)
女顾客	(73)
变戏法	(76)
迎亲归来	(79)
戏弄	(81)
被推下陷阱的少女	(83)

赔了夫人	(89)
幸运号码	(93)
老	(97)
童言	(99)
啤酒·王老吉	(101)
畸形	(104)
中落坑	(106)
秘方	(108)
养雀记	(110)
拜年	(112)
骗妻	(114)
买花盆	(116)
魔幻的阴影	(119)
夜乘摩托	(121)
吃饭奇事	(123)
沉重的掛包	(126)
担架	(128)
灵敏度	(129)
获奖照片	(131)
跛脚仔	(133)
牙刷王	(135)
雕虫小技	(138)
亭	(140)

黄土地的气味	(142)
弼马温传	(144)
大富	(146)
你未识转弯	(150)
突发重症	(151)
取经记	(153)
十个光头九个富	(155)
一字抵万金	(156)
难得糊涂	(162)
早比迟好	(165)
老记者坐老爷车	(170)
望远镜	(173)
光源	(176)
魔术苏与花旦王	(181)
缘份	(191)
大粒痣卖鸡	(199)
影相佬奇遇	(208)
广寒帽	(217)
水溺过江龙	(224)
独眼国	(229)
榄核桥	(232)
后记	(237)

半张花被

阿良下船按票上号数找到了床位。是下层，床上有枕头和花被。他放下行李袋，躬身坐下，斜倚在被枕上。

船，开航了。

一个小伙子在他邻座坐下来，片刻把床上被枕挟在腋下，移到对面上层的床铺去。这小伙子把上层隔开床位的木板抽走，与友人围拢在一起，喧闹地玩扑克。

一个姑娘在阿良的座位前徘徊，指着隔邻空荡荡的床位：“请问，这里有人吗？”

阿良朝她打量。她体态匀称，身影袅娜，薄薄的碎花上衣隐约地透露出健美的肤色，头戴着缀上白绢百合花的太阳帽，一束绿绸扎成马尾状的长发披在双肩。她一手提着旅行袋，一手拿着船票向阿良询问。

“刚才有的，但走了。”

姑娘把旅行袋放下，摘下太阳帽，坐在这个空床位上。

两个床位之间，有一块低矮的长木板相隔，象楚河汉界。

天色渐渐暗淡，舱内电灯亮起，带着凉意的秋风从舷窗外扑进来。

姑娘打了个喷嚏。

阿良坐了起来：“小姐，你到哪里去呢？”

“广州。”

“要明天才到呢！你这床位没被子，怎么过夜？找服务员取被子吧？”

姑娘走去服务台，片刻回来了，无可奈何地对阿良说：“没有多余的被子了。”

阿良站了起来，看看对面上层玩扑克的人，已连成一片的七个床位放着八张被。阿良走过去，说：“你们多取了一张被子吧？”

刚才搬被枕的小伙子拿出船票，指指姑娘坐着的床位，说：“我本来坐在哪里，只是贪图有伴才搬过来，让出床位给了你们！”

阿良一看，他们正好八个人，只好回到自己床位。他问明姑娘的船票并无编号，是一张站票，然后向她说明刚刚交涉的经过。姑娘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多谢你！”

江风吹得更劲。舷窗虽全关上，但夜深沉，凉意越来越浓，姑娘从旅行袋里掏出件绛红的外衣披上。

阿良犹豫了一回，捧起那张花被，送到姑娘的床位上，说：“让你盖吧。”

“你呢？”姑娘双眼闪耀着光亮，对他凝望。

阿良拍拍胸膛：“我，不要紧！……”

姑娘的长长睫毛闪动了一下，她把花被送回阿良床位，说：“还是你盖好。”

这时，姑娘又接连打了喷嚏。阿良把花被抖开，挪过去，把它盖在姑娘盘坐的双膝上，说：“你小心点，出门不要着凉啊！”

没等姑娘回话，阿良站了起来，在船上随意走了一回。当他回到自己的床位时，那姑娘头枕在旅行袋上，盖上花被睡着了。

“她也许旅途奔波，很疲倦了。”阿良想着，添了件外衣，躺了下来。

半夜，阿良朦朦胧胧醒过来了，意识到身上盖着被。他很奇

怪，爬起来一看，那张花被已经横摆着，盖在两个人的身上，花被正随着姑娘的呼吸而一起一伏。

显然，当他睡着的时候，那姑娘把这花被摆弄，让楚河汉界两边的人都获得温暖。

阿良又复轻轻地躺下，半张花被使他很快又堕入梦乡。

姑娘幽幽的发脂香飘过了楚河汉界。

潺潺的流水声象轻奏着舒缓、甜蜜的小夜曲。

大口佛食狗记

本故事所说的大口佛，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超尘脱俗的神佛，而是大千世界中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家住河口圩，开有店铺，以其名命之，称作佛记，经营油盐酱醋、冬菇虾米、腐竹粉丝、发菜笋干之类。

大口佛年近三十，娶了个贤淑的妻子。他在妻子的协助参谋下，生意兴旺，货如轮转，财源广进，逍遥自在，日子过得红似火。

大口佛生成国字脸孔，大嘴巴，圩上人说是个福相。俗谚有云，男人一口大食四方，所谓食四方，就是赚四方的钱，也有人释义，食四方是食遍四方稀奇珍品，有口福。

大口佛苦心经营生意，每逢进货，专拣价廉物美。每到一地，也以此作为标准寻求当地的名优特产来品尝。一日，他乘船来到广西某地购买山货，闻说当地狗肉远近驰名，他笃信狗肉壮阳补肾，正合口味，就光顾饮食店去。一钵狗肉，半斤烧酒，越食滋味越浓，情不自禁地翘起拇指大赞名不虚传。他饮够食饱，把挂包往肩上一挂马上赶往码头乘船。路过市场，看到有人牵着小狗出售，一问价钱，比他家乡便宜得多，当即买下，接过套在小狗脖子的绳索，轻唱小调，牵着狗到达码头。

大口佛正欲下船。

站在岸边的船员双手拦住他：“慢！”

大口佛得意地把船票高扬：“我有票！”

“不准带狗上船！”

“为什么？”

“狗会传染狂犬病。”

大口佛一愣，只好站在一旁，让后边的旅客通过。他脑子盘算如何过关，骤然，看到前边不远处，有一旅客牵着小狗，显然他是刚才顺利地通过这关卡的。哼，他上得船，我为什么上不得？他立即振奋起来，说：“前面有人带狗，你就不怕传染狂犬病？”

“嘿，狗咬人才会传染，人家的狗用铁笼装着，而你……”

大口佛无话可说，后边有旅客劝他：“离开船时间还有十多分钟，你上岸去买个铁丝笼吧。”

大口佛正一口气跑上码头去，但旁边又有旅客说：“买铁丝笼，妹仔大过主人婆！”

他一想，也是！买这只狗是因为买到便宜货，买个铁丝笼，不是等于食了高价的狗肉？

那旅客接着说：“就快开船了，你知道哪间商店有铁丝笼卖？买得铁丝笼，船已开航，船票作废，你更是得不偿失！”

这一来，大口佛更犹豫了。他想了一下，说：“把狗摔死带上船吧，就不会咬人了！”

船员冷冷地盯了他一眼：“你不要想这臭主意。摔死的狗，也不准带上船！”

“难道死了的狗也会咬人？”大口佛反驳。

“摔死狗，口鼻流血，这血迹一路带上船，公安局的人看到，以为发生凶杀案，等到调查清楚，就耽误了开船的时间。狗死狗虱在，狗虱会乱跳乱咬人，何况，死狗带上船，不卫生！你赶快把这狗叫送船的亲友带回去吧。”

大口佛客居异地，何来亲友送船？他无法，只好牵着狗步上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码头，朝着送船的人喊道：“有狗一只，平价出卖！”

大呼数回，无人问津。

“先生，要买狗吗？价钱便宜！”大口佛牵着狗到人家面前兜售，即使亏了一些本，他也愿意抛售出去。

但送船的人似乎无一个嗜狗客，怎么办？

大口佛无法，咬咬牙，如今只能白白把狗送与人，他怎能不心疼？送给谁？善良的老人吧。他走到两个老者面前，说：“这狗，送给你们吧。”

“送？”两个老人用疑惑的眼光望着他。

一个老者悄悄地对同行者说：“俗话说，天下哪有这么大只青蛙随街跳？何况是一条狗！提防他有什么圈套，快走！”

两人走了。老者的声音还飘在大口佛的耳旁。“这个人是什么身份？他的狗不知来历正当不正当！万一碰上鸡鸣狗盗之辈，我们岂不也被牵连上？”

哼，送给人，不值钱，不但多谢没一句，还以为我是流窜作案的歹徒，我真蒙冤受枉！

如果两个老头儿把怀疑报告给警察，查问起来，待到真相明了，船已开航，人滞流，岂不白白亏了船费、住宿费？

“盲佬死仔无眼看！”大口佛闭上眼睛，把手一松，把狗放了算！把它当作野狗吧！谁拈着它就算谁拈到便宜！

“喂喂喂，你为什么在街上放狗！”

大口佛睁开眼睛，见一个穿制服的人站在他跟前，严肃地说，他手上已紧握着绑狗的绳子。

“啊……”大口佛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我是防疫站执勤人员。”他把绳子交还给大口佛。“快牵回！狗乱跑，咬了人，会传播狂犬病。死了人，你岂能逃脱罪责？你要倾家荡产赔偿！”

大口佛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幸而这人不再责备什么，走了。

怎么办？大口佛看看手表，离开船时间已不足十分钟了。突然，他灵机一动，计上心头，他走到江边一棵大树旁，那里，粗大的树干正可遮挡住码头旅客们的视线。他放下行李袋，双手紧握绳索，用力收拢起，把小狗吊起来，小狗汪汪地叫了几声，他把绳索沉下江水去，小狗在水中挣扎。他把绳索反复拉紧放松，不久，小狗活活地被淹死了。

大口佛把水淋淋的死狗拖上岸，他从行李袋内取出一个塑料薄膜袋，把死狗放了进去，把袋口套了个结，这样即使还有水滴也流不到外边去。他把塑料薄膜袋放进行李袋中，拉上了链，用小锁把链口锁上。

他匆匆赶回码头，顺利地上了船。

过得海就是神仙！大口佛把小狗保住了。第二天早晨，船到河口圩，大口佛背起掛包，上了岸，就把锁打开，迳直回家。

他脚步匆匆地回到他的佛记商店，把行李袋放下，就到厨房洗脸。

在厅堂，妻子看见行李袋重甸甸的，忙打开看看丈夫买了什么回来。一打开，她拿出那塑料薄膜袋，吓得魂飞魄散，尖叫起来。

大口佛急急跑来，问：“什么事？”

妻子面青嘴唇白，说：“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嘻嘻，一只狗。”大口佛用手轻揉着妻子的脊梁，“不要惊，不要惊。”

“狗？为什么得只死狗？偷来的吗？”

大口佛只得把买狗经过从头到尾对妻子说了一遍。

“好买不买，买只死狗！有什么用？”

“把狗宰好烹调，就是美味可口的午餐。你帮我手吧。”

妻子说：“我没得闲呢，我妈叫我回娘家三几天。即使我没回娘家，宰狗，我也不敢帮手。我走了，这店铺，你一人守着

吧。”

“什么时候回去？”

“马上走。”

妻子娘家离河口圩十多公里，既然娘家有事，大口佛只好让妻子去了。

妻子临走时，说：“这死狗，恐怕变了质，丢掉算了。”

“怕什么！不要浪费！”

现在，必须把这死狗处理。他烧了一锅热水，把狗烫过然后拔掉狗毛，清除掉瘀积的狗血。这时，狗皮上处处可见紫斑。他烧了几把禾秆草，把拔不尽的毫毛烧掉，把光身狗熏烧成闪闪金黄色，然后剖开狗腔，掏出内脏，腥味伴着臭味而来。他把狗肺狗肠洗干净，连同狗肉一一切好，从店铺内取了茴香八角来拌和，不一会，厨房里传出了狗肉诱人的香气。

大口佛凭经验，吃过狗肉精神赳赳，而吃鸭肉等于不吃。他逢人都说：“鸡肉营养丰富，鸭肉无营养。”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鸡是喂谷米的，鸡肉是谷米变的，人吃了谷米也快高快长大，鸡肉自然有营养。而鸭，农民放下田去，专吃泥，鸭肉是泥变的，吃鸭肉等于吃泥！”许多人都把这一理论奉为经典，极力恭维，说他满腹经纶，他也沾沾自喜。妻子听他说过多回，反问他：“狗肉有没有营养？”他说：“当然有！”妻子说：“狗专门吃屎，狗肉是屎变的，吃狗肉等于吃屎，有什么营养？”他说：“不能这样类比，狗肉壮阳补肾。”

为了壮阳补肾，大口佛这一回食狗肉又是食得津津有味。

也许是他吃得过饱，也许那狗肉在他的行李袋中闷了一夜变了质，他第二天竟要多次光顾厕所，当了“飞咧科罗”的科长。

糟糕！疴痢！大口佛一惊，不过很快镇定下来。他心中自有办法，屋后山坡长有凤尾草，这种草药性微苦，寒，功能清热解毒，能治痢疾，大口佛即去找寻这种草药按量煎服，一剂到肚，

病症好了八九分。次日，再上山取药回家煎服，竟全好了。

大口佛暗暗庆幸，不料好事多磨，他脸孔突然奇痒难熬，眼角嘴唇边略有浮肿，脸色发红。

糟糕！生鸡漆！大口佛又一惊。当地人所称的生鸡漆，按当今医学名词，乃皮肤过敏也。大口佛想，上山去找凤尾草时，曾经走过漆树旁，被漆树枝掠过脸孔感染的。

大口佛对此也有他的知识，认为用鸡毛水洗脸可以治愈。仓猝之间，何来鸡毛？他到几家邻居问过，确知今天无人宰鸡，想求一小撮鸡毛也不能如愿。

怎么办？自己家里不是养有几头鸡吗？杀鸡取卵这个成语已是嘲笑不可取之法，今日大口佛杀鸡取毛更是开历史的先河。

大口佛杀了鸡，取了毛，煎了水，洗了脸，眼望着剥了毛的光身鸡怎么办？往时是取了鸡肉丢掉鸡毛，今日莫非取了鸡毛丢掉鸡肉？不，鸡肉营养最丰富，这样丢去垃圾池太可惜！妻子不在家，不如送给人家吃，也乐得做个人情！

大口佛把鸡内脏洗净，连同光身鸡装进一个塑料薄膜袋。

大口佛提着袋，到张三家：“三哥，鸡肉营养好，送鸡给你吃！”张三望望他红肿的脸，连连摇手：“多谢，我已买好了菜，你送给别人吧。”

大口佛见张三坚决推辞，就到李四家：“四哥，鸡肉营养好，送只鸡给你吃！”李四望望他红肿的脸，说：“多谢！我喉咙痛，医生叫我不吃鸡，你送给别人吧。”

大口佛见李四坚决推辞，就到王五家：“五哥，鸡肉营养好，送只鸡给你吃。”王五望望他红肿的脸，说：“多谢！我为人，你向来知道，无功不受禄，留着你自己吃吧。”

大口佛见王五也坚决推辞，就到陈六家，不见陈六，只见陈六小孩，说：“你喜欢吃鸡肉吗？”小孩说：“喜欢。”大口佛说：“我送一只鸡给你吃，你吃过就更精神爽利！”小孩欢喜地接受

了。大口佛毕竟放下心事回家去。

不久，陈六家的小孩把装有光身鸡的塑料袋拿了回来，说：“佛叔，我爸爸叫我送回来的。”大口佛一惊，问：“为什么？”小孩说：“我爸爸怕惹上鸡漆。”小孩原壁归赵，走了。

大口佛不禁长叹一声，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求人相助，求人施舍，求人恩赐，历来都说难办，可大口佛往日送狗今日送鸡，本是作出奉献，施舍与人，恩赐与人，求人接受捐赠，竟无人肯领取，世上竟有如此颠倒、如此怪诞、如此荒唐、如此不可思议的事？谁说凡有捐赠都伸出双手要？

哼，我这鸡是黄嘴黄毛黄脚的，能远销港澳海外的名产三黄鸡。不是育肥鸡，不是发瘟鸡，邻居竟把它看成垃圾也不如！鸡肋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这鸡有鸡腿、鸡翼、鸡脚，并非仅仅鸡肋可比。上等货，食之大有风味，弃之可惜，你们不吃，我自己吃！

大口佛把鸡煮熟，黄澄澄，香喷喷，真诱人食欲。不能跟妻子共享，只能独自品尝。这一回，不吃犹自可，一吃出事了。第二天起床，他觉得脸孔有异痒，对镜一照，大吃一惊，脸上肿胀得有如猪头一般，红似成熟了的荔枝，痒得双手乱搔，双脚乱跳，莫非鸡肉有毒？莫非吃了鸡肉促使热毒外发？

这一来，他不得不去找医生。从此日起，他的店铺门庭冷落，油盐酱醋、冬菇虾米、粉丝发菜、腐竹笋干堆着无人问津，何故？他多方打听，人家见他均远避，他不得要领。后来，他从陈六的小孩那里获知，面孔又红又肿又痒是麻疯露面了。

大口佛痛定思痛后，立即到处游说：“本人并非生麻疯。往日生的是鸡漆，现在已好了。”

尽管他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说得唾沫横飞，可人家就是不相信，害得他门庭冷落如故。

大口佛提笔写了张启事贴在门前：“本人往日生鸡漆，并非

人传生麻疯。本店价廉物美，欢迎惠顾，放心食用！”

门庭不冷落了，因墨迹引来众多围观者，但生意依然无人光顾。人家看过启事，笑笑就走开了，不知那个多事者竟在人不注意时在启事上写上一行钢笔字：此地无银三百两。

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大口佛生麻疯竟连全圩及周围农村的男女老少都知道，他的生意一落千丈！

大口佛懊丧不已，思前想后，谋求良策。

这时，妻子从娘家匆匆赶回来了，一见面就问：“你患了什么病？”

大口佛说：“你怎知道我患病？”

妻子说：“我在娘家听人说你患了麻疯病，吓得我急急赶回来。”

“唉，”大口佛愁眉不展，把妻子回娘家以后发生的事略略叙述一遍之后，说：“如今之计，只好去求圩长，因为他在居民中最有威望，求他说句好话，讲明并非生麻疯。”

“圩长会答应你？”

“我带些礼品去求他，又要破财了，当作破财挡灾吧。”大口佛自我安慰地说。

“慢！让我想想怎么办？”妻子说完，也没坐下苦思冥想，却独自跑出门去。

大口佛想，妻子大概去求圩长了。

大约过了半个钟头，妻子回来了，说：“我请客人在皇上皇酒家午宴，我们一齐去吧。”

大口佛问：“你请来了圩长？他肯来吗？”

妻子说：“你到去，就知道。”

大口佛在妻子陪伴下，到达皇上皇酒家。入门处的牌上写着“芝兰、秋月、蓬莱、蟾宫”等等雅房及宴客的主人名，在蓬莱之下则赫然写上大口佛的大名。